

快手

【台湾】陈青云 著

上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十七

照种种迹象看来，“复仇者”对自己可说了如指掌，但自己对他却一无所知，他如此神秘，目的可能要独立承担，不愿假手于任何人，他与“凤凰庄”到底有什么深厚的渊源？

黑名单的事，该不该让“宇内狂客”知道呢？

说不定“复仇者”就在暗中望着自己，如果泄露了这极大的秘密，说不定会有极坏的后果。

因为“复仇者”不知道自己曾偷看了那份杀人名单。

再方面，“宇内狂客”知道了之后，说不定会采取行动，仇家来头如此之大，岂能要他赔上一条命……

“宇内狂客”斜起醉眼道：“田少侠，你的神色不对，怎么回事？”

田宏武暗吃一惊，忙掩饰道：“没什么！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别瞒老夫，你有重大的心事……”

田宏武心念一转，道：“晚辈是在想关于令媛的事，她从小送人收养，事隔近二十年，找起来很难，但晚辈已经答应了夫人，所以在想……”

这一番话，“宇内狂客”倒是相信了，叹了口气道：“田少侠，你做错了！”

田宏武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沉重地道：“如果小女真的没下落，又查不出当年向她下手的人，难道你真的要献上人头？现在的问题不在小女的下落，而在于那下手嫁祸的凶手，她认定是我干的，找

不出凶手，冤枉就无以洗刷……”

田宏武诚形于色地道：“晚辈倒是没感到做错，因为晚辈相信前辈的为人！”

停了停，又道：“在前辈心目中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人下的手，下手的人必然是有目的，不会平白做这种事，现场留下前辈的丝缘玉坠，显示这是预谋……”

“宇内狂客”点头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但老夫想不出什么人会做这样的事，为了仇，为了恨，杀人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嫁祸老夫？”

田宏武想到自己所蒙的不白之冤，二师兄无故坠岩落湖，连尸身都捞不到，同样是被人预谋嫁祸，可就是想不出其中道理。

“宇内狂客”又接着道：“她是幸运遇救的，当时凶手的本意是要她的命，而她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背景，似乎连嫁祸也谈不上，这实在令人费解。”

田宏武灵机一动，脱口道：“会不会是情杀？”

说完，觉得不太妥当，一张脸登时通红起来。

“宇内狂客”用力一拍桌子，道：“有这可能！”

田宏武不由精神一振，道：“前辈想到了什么？”

他对这桩事仍是相当关切的，既然答应“了因师太”以人头做保证，并不是说着玩的，如果查不出凶手，这颗脑袋便得真的奉上。

老道一身灰土，走了进来，擦了擦汗，道：“妥当了，那矮子使者装在棺材里还空了两尺多一段！”

“宇内狂客”瞪眼道：“老道，你真不知死活，还敢提起，记住，从现在起忘了这件事，特别吩咐你那两个宝贝徒弟，一定要守口如瓶。”

老道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请放心，那两个小的昨夜打发出去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这些事他俩全不知道，是我一个人料理的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那就更好，你辛苦了，来喝一杯？”

老道摇头道：“不成，大清早喝得脸红红的不好看，万一有人来烧香求签，会让人说话，恕不奉陪，我去换件袍子，身上沾了不少血。”

说完，转身走了。

田宏武又拾回话题道：“前辈想起了什么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方玉芝以前行走江湖时，有不少年轻武士追求过她，其中追求得最有力的，是一个叫‘玉面猫’伍廷芳的小子，不过……说起来姓伍的也是中年人了，会是他因求爱不遂而下手泄愤么？”

田宏武道：“很难说，但也不失为一条线索，怎样才能找到姓伍的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摇头道：“江湖人飘流不定，到哪里去找？”

田宏武道：“还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翻眼想了想，道：“时间长了，当年又不在意，无从想起，这伍廷芳的事，是她在闲谈中告诉我的，别的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田宏武不禁泄了气，这一说，要查究这陈年老案，的确相当渺茫，略作思索，道：“晚辈准备赴登封王家庄，找找那卖豆腐的王大娘，先查出令千金的下落，如果幸运，前辈父女还可团圆也不一定……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不，这件事老夫亲自去办，不必劳动你，天知道王大娘是否活得这么久。”

田宏武想了想，道：“也好，不过……将来我们如何联络，

仍在此地么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不成，这地方已被人家找到，说不定还有人来，不能再呆了，这样吧，我有了准落脚处再通知你，反正你足迹不出开封洛阳一带，找你不难。”

田宏武点了点头，他忽想到了丁香，丁香离开风堡，到洛阳附近去投靠亲戚，她曾殷殷叮咛再见。

他总是忘不了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，那该属于小秀子的，然而小秀子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他脑海里只有小秀子儿时的影像，她长大后是什么样子，根本无从描绘。

这实在是件可悲的事，为什么造化如此捉弄人呢？

蓦在此刻，一阵极其怪异的声音隐隐传来，那声音怪异极了，像是一个人蒙着被发出的呓语，又像是一个重病的人在呻吟。

田宏武首先觉察，眉毛一挑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口里正含了一大口酒，侧耳一听，咕嘟一声咽了下去，道：“是后面传来的……”

那怪声持续不断，现在听起来，又像是垂死野兽的惨嚎，低沉，仿佛发自地底，令人听了不寒而栗。

“宇内狂客”从地上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不对，莫非是老道……我们去瞧瞧！”

田宏武抓起剑，跟着离座。

“宇内狂客”已到了门边，惊“啊！”了一声，窒住了。

田宏武目光一扫，全身立即起了鸡皮疙瘩，只见门外院地中，站着一个枯瘦如竹竿般的老人，比常人至少高一个头，稀疏的白发像枯草，颌下无须，脸孔似个风干了的橘子，两眼凸

出像金鱼，一袭宽短的黑衫长仅及膝，空落落的像挂在竹竿上。

天下什么怪样子的人都有，但像这老人却很罕见，与昨晚那侏儒老人，恰成强烈的对比。

“宇内狂客”低声道：“糟了！”

田宏武栗声道：“这怪人是何许人物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颤声道：“如老夫判断不错，这怪物是化身教的使者之一，叫‘突眼无常’！”

田宏武心头“咚！”地一震，道：“对方怎会找了来？”

后院的怪声还在继续，现在已可断定是老道遭了毒手。

一对二十不到的年轻道士，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，一眼看到那怪人，双双惊叫了一声，脚板生了根，定住不动了。

怪人一转身，飘向两名小道。

“宇内狂客”栗叫一声：“完了！”

田宏武夺门而出。

惨号起处，红光进现，两名小道的脑袋，被怪人一手一个抓得稀烂，倒作一堆。

怪人刚转身，正好与田宏武面面对。

田宏武双目尽赤，这种残酷的杀人手法，他是第一次见识到。

“宇内狂客”匆匆奔向后院。

怪人枯瘦如鸟爪的双手，仍在滴着鲜血，鼓突的眼珠一转，两道冷电似的棱芒，直照在田宏武的面上，冷僵地启动口唇，道：“纳命来吧！”

田宏武一挫牙，道：“你阁下就是‘突眼无常’？”

怪人桀桀一声怪笑道：“你小子竟然能一口道出老夫的名号，的确不简单，对了，必定是本教叛徒古亦明透露的，这么

说，你们是一伙子，古亦明宁死不肯吐实，就由你小子来说吧。当年本教龙使者是死于何人之手？昨夜本教使者‘老童子’曾来此庙执法，却无故失了踪，人到哪里去了？”

田宏武心中一动，“老童子”被杀的事，对方显然还不知道，但老道古亦明，无疑地已遭了毒手，两名小道死的可真是冤枉。

当下不答所问，反问道：“阁下为什么要对这两名年轻道士下毒手？”

“突眼无常”冷森森地道：“凡与叛徒同路的都得死！”

田宏武剑眉一挑，道：“这么说，在下也在内了？”

“突眼无常”道：“当然！”

田宏武道：“大清早阁下要迫在下杀人？”

“突眼无常”怪笑了一声道：“有趣，你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在老夫面前，竟然也奢言杀人二字，你还没回答老夫的问话，现在一样一样的交代？”

田宏武冷极地道：“对不起，在下没什么可交代的。”

金鱼眼一翻，“突眼无常”阴恻恻地道：“你小子可说胆大包天，凭这一点，你有资格报个名？”

田宏武冷傲地道：“在下却认为不值得对你阁下报名。”

“突眼无常”头顶上稀疏的白发倒竖了起来，怒极反笑道：“小子，你狂妄得相当可以，像你这样不知死活的，老夫还是初见，真不知道该要你怎么死才好，抓死你太便宜，这样吧，你自己撕抓，慢慢地死……”

血淋淋的话，他说来十分自然。

田宏武一撇嘴，道：“怎么死都无所谓，得看阁下的能耐，至于阁下嘛……”

“宇内狂客”从后院奔了出来，停身在田宏武身侧，激愤地

道：“老道死了，死得很惨！”

其实不用他说，田宏武也料到了，看两个小道的死状，老道如何死可想而知。

田宏武现在考虑的是要不要对“突眼无常”下杀手，“老童子”之死，对方并不知道，如果杀了“突眼无常”，不消说，“化身教”决不甘休，后果如何，无法想象。

“突眼无常”的目光扫向了“宇内狂客”，阴阴地道：“你也算上一份，你们俩到底谁愿意回答老夫的问话？愿意回答的，可以死得痛快些，少受点苦，当年杀死本教龙使者的是谁？”

田宏武怕“宇内狂客”像对“老童子”一样，一口便坦承出来，那就等于迫自己非杀“突眼无常”灭口不可。

自己是否能杀得了“突眼无常”姑且不论，他既能找到这里来，别的人当然也能，灭口不是办法，好在老道已死，暂时让这件事成为悬案吧！

心意动处，立即开口道：“古亦明已死，恐怕再没人能告诉阁下这秘密了，阁下既然把杀人当作行乐，就出手试试看吧，不然就请便。”

“突眼无常”冷哼一声伸手便抓，手法和“老童子”一模一样。

田宏武横剑相迎。

“呀！”栗呼声中，“突眼无常”暴退八尺，手掌鲜血淋漓。

田宏武剑离鞘三分之一，用的是“追魂三式”第一式“守网待鱼”。“咔！”地一声，长剑回鞘，气势从容已极。

“突眼无常”的眼珠，似要突出眶外，风干的脸色成了紫酱色，那神情，说来够可怕的。

田宏武淡淡地道：“在下不为已甚，阁下应当知足？”

“突眼无常”龇牙道：“有种的报个名号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代答道：“他叫‘追魂剑’，记清楚了。”

“突眼无常”道：“老夫不会忘记的！”

说完，疾掠而去。

田宏武吁了口气，道：“前辈怎地替晚辈取这外号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笑笑道：“这不是老夫取的，是‘影子人’说的，对吗？以你的剑术造诣，这外号不错，你是刚出山的太阳，将来未可限量，怎能没个外号。”

田宏武苦笑一笑道：“晚辈并没有意思在江湖上逞强争胜，目前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对了，‘突眼无常’怎会跟踪到此杀人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照惯例，‘老童子’来此地时，定然一路做了暗记，唉！劫数难逃，老道躲藏了七八年，结果还是逃不过该教的毒手。”

顿了顿，忽又道：“他为了向老夫报恩，而背叛了‘化身教’，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……”

田宏武沉声道：“前辈也不必太过自责，江湖道上恩怨恩怨，永无了休，现在只有先料理死者的后事了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田少侠，照你杀‘老童子’的那一手，你本可杀‘突眼无常’的……”

田宏武道：“也许可以办得到，但晚辈想到‘老童子’之死，对方并未确知，如果再毁了‘突眼无常’，将会变成解不开的死结，很可能会影响到正事，所以才放他一马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该教邪恶万端，睚眦必报，你伤了他与杀了他，事实上没多大的分别，算了，我们先料理老道师徒后事，然后也好离开了。”

两人各抓起一具小道的尸体，走向后院，田宏武刚踏进院

子门，目光扫处，不由头皮发了炸。

世间尽管有许多死法，也有许多死相，但像老道这等死状，可真是罕有，全身血泥沾污，道袍已被撕抓成了破布，皮肉尽糜，没有一点是完好的，身体蜷成了一个球，两只手还深深插在土里，死前有多痛苦，简直无法想象。

田宏武接连打了两个冷颤。

“宇内狂客”咬着牙道：“这就是该教迫供的手法，铁铸的人也受不了，老道硬挺到死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这一份骨气，简直近于残酷。”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料理了老道师徒的后事，已经是酉牌时分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

田宏武与“宇内狂客”分道扬镳，各走各的路。

“宇内狂客”奔登封王家庄，找做豆腐的王大娘，探听他从未见过面的女儿的下落。

田宏武仍滞留在郊野，他对那古墓室，还是不死心，总想找到，再看一遍黑名单，同时也很想揭开“复仇者”之谜。

“影子人”是知道这谜底的，但他不肯说也是枉然，他诡秘得像影子人，除非他自愿现身，否则根本捉摸不到他。

这一带地方的每一片土，都被田宏武踏过，而且是不知多少遍，他几乎能闭眼说出每一棵树、每个石头的方位，但就是找不到那墓室的入口。

他锲而不舍地搜寻。

天又晚了，他犹自踽踽在野地里。

他想：“今天是最后一晚了，再找不到，只好放弃，‘复仇者’的下一个目标，将是‘火堡’，‘火堡’在洛阳北邙附近，离



开封不远，如果到那附近守候，也许能有所获。”

主意就这么打定了。

夜幕低垂，郊野在夜色里一片迷茫，走磷飞萤，是唯一动的点缀。

突地，他领悟了一个道理，如果像这样找法，一辈子也找不到，自己在明里，“复仇者”在暗中，自己的一举一动，都逃不过对方的眼。

于是，他左右一顾盼，上了一株高树，在树顶上找了个稳妥的桠枝，坐了下来。然后用目光不停地四下扫瞄。

守株待兔，能否收效尚在未定之天。

星移斗转，时属子夜。

田宏武已经感到有些气沮，守望了这半夜，双眼都酸痛了，这是没有办法之中的笨方法，郊野这么广大，如果古墓不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，一切还是空的。

就在他颓丧之际，一条黑影，从视线中出现，很模糊，他怕是眼花，拭了拭双睛凝神再望，证实是一条人影，一颗心不由自主地跳荡起来。

那人影快得出奇，有如鬼魅飚风，一眨眼便是老远。

他不敢下树，唯恐一疏神便失去这人影。

人影，在数十丈外停住了。

太远，夜色太浓，看不真切。

田宏武眼巴巴地注视着那人影，连呼吸都停住了，生怕喘一大口气，对方便会消失。

但，人影还是消失了，不知是如何消失的，反正视线里突然失去了那影子。

田宏武记牢了方才人影停留的方位，又待了片刻，不见动

静，他飘身下树，奔了过去，眼前是一座孤坟，荒草覆盖，只见墓头，是一座寻常人家的小坟，这里他几天前还搜索过，没什么异样。

当然，像这种小坟，到处都是，没什么出奇，一个土穴，一具棺木，不会有墓室的，他怕记错，再审视了一下地物，一点不错，正是那人影停留消失的地方。

于是，他开始仔细搜索五丈方圆之内的每一寸地方，可是依然一无所见。

他又回到小坟前，站着发愣。

这一片土地上，唯一碍眼的，便是这小坟，余外都是野草和矮树丛，如果这里有什么蹊跷，问题必出在这小坟上。

呆了一阵，他开始抚摸墓穴、墓碑，希望有所发现。

过度的紧张，使他额角上不断地冒汗。

一声冷笑，起自身后。

田宏武全身触电似的一震，回转身来，两眼登时直了，一个黑衣蒙面人兀立在前，那装束身形，与以前化名余鼎新的童梓楠，完全一模一样。

一对寒星似的眼睛，看得他心里直冒冷气。

他不禁脱口叫了一声：“复仇者！”

黑衣蒙面人冷冷地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田宏武激动地道：“阁下是不是‘复仇者’？”

黑衣蒙面人道：“是又如何？”

田宏武想了想，索性坦白地道：“替‘凤凰庄’复仇，在下应该有份！”

黑衣蒙面人道：“你凭什么有份？”

田宏武道：“阁下应该知道的。”

黑衣蒙面人道：“可是我不知道！”

田宏武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阁下到底是不是‘复仇者’？”

黑衣蒙面人道：“那我告诉你，不是！”

“阁下……不是‘复仇者’？”田宏武大感意外，连退了两个大步，栗声又道：“那阁下是谁？”

黑衣蒙面人淡淡地道：“我就是我，不会是你，也不会是别人，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。”

这近于调侃的说法，田宏武感觉不是味道，声音一冷，道：“阁下深更半夜，来这荒野何为？”

黑衣蒙面人反问道：“你呢？”

田宏武没好气地道：“在下来找‘复仇者’！”

黑衣蒙面人声调一变，道：“田宏武，老实告诉你，除非他愿意与你见面，否则你一辈子找不到他，复仇的事，他要独自去办，不愿假手于任何人。”

这一说，田宏武心头疑云又起，到底对方是不是“复仇者”，不然他怎会说这样的话？最低限度，他必与“复仇者”是一路的人，这疑团不打破，实在闷人，当下把心一横，道：“在下最后问一句，阁下是不是‘复仇者’？”

黑衣蒙面人以断然的语气道：“不是！”

田宏武紧迫着道：“那阁下是谁？”

黑衣蒙面人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！”

田宏武已经横定了心，沉声道：“如果在下定要知道呢？”

“难道你要动武？”

“必要时会的！”

“你不是有心要破坏‘复仇者’的计划吧？”

“在下只要知道他的真正来历，与他代‘凤凰双侠’一家复

仇的理由。”

“这不是件儿戏的事，是武林中空前的大事，他当然有百分之百的理由，你如果为了好奇而一意孤行，将把他复仇的计划完全破坏。”

田宏武窒了一窒，道：“在下的目的是要尽一分本份。”

黑衣蒙面人，道：“你别再迫探他的来历，便算尽了本份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完全明白的。”

田宏武感到心痒难熬，心念一转，得了个主意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很好，既然如此，在下便单独行动，各行其是。”

黑衣蒙面人道：“你如何单独行动？”

田宏武道：“逐一拜访四大堡，最后会一会‘武林至尊’！”

黑衣蒙面人显然相当震惊，向前逼近一大步，栗声道：“你……这算什么意思？你凭什么判断……”

田宏武暗喜目的已达，他当然不能说出偷看过黑名单的事，故作从容地道：“事实十分明显，风、火、雷、云四大堡，同气连枝，‘复仇者’已经解决了风堡，其余三堡当然也有份，而四大堡的主人，是‘武林至尊’的门下，‘武林至尊’脱不了干系，是么？”

黑衣蒙面人骇呼道：“你不能这样做！”

田宏武淡淡地道：“既然‘复仇者’不愿在下与他合作，在下只有单独采取行动了。”

黑衣蒙面人呆了好半晌才道：“田少侠，你不能凭判断而鲁莽行动，匹夫之勇不足取，凭你一支剑，能成事么。那无异于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，再说，‘复仇者’的计划，决不容破坏。”

田宏武一拨嘴，道：“这么说，阁下是‘复仇者’的代言人了？”

黑衣蒙面人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，我不否认这一点。”

田宏武打蛇随棍上，紧迫不放地道：“如此，在下现在请阁下展示真面目！”

黑衣蒙面人苦笑出声道：“田少侠，我们是友非敌，一个人的行动有违人情时，必有其不得已的苦衷，你何必做得这么过份，事情坏了，你又能安心么？”

这道理不说田宏武也知道，只是他憋不住要替小秀子尽心的意念，冷声道：“在下受不了这神秘的友人！”

黑衣蒙面人道：“就为了这一点小不忍，你宁愿破坏大谋？”

田宏武固执地道：“在下已经再三声明过，不再解释了。”

黑衣蒙面人道：“你不惜对我动武？”

田宏武硬起头皮道：“是阁下迫在下走这条路。”

黑衣蒙面人道：“换句话说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你可能也不惜流血杀人？”

田宏武不由为之一窒，他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对，但没有第二条路可走，想了想道：“在下无意要流血，只是阁下的作风太不近情，迫在下出此下策。”

黑衣蒙面人喘了口气，道：“你一定要知道我的真面目？”

田宏武点头道：“是的！”

黑衣蒙面人摇摇头，道：“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你不但会失望，也会后悔！”

田宏武铁起心肠道：“就是这样，总比憋着好，在下还是要知道。”

黑衣蒙面人道：“好，就让你知道……”

说着，缓缓扯落面巾。

田宏武双目大睁，一颗心几乎跳出腔子来。

面巾扯落了，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脸孔呈现眼前，田宏武像触电似的一震，口里发出一声惊呼，蹬蹬蹬连退数步，全身都麻木了。

如果不是几天前，发生了掘墓开棺的那件事，他定以为活生生碰见了鬼。

对了，赫然就是化名余鼎新，任风堡总管的童梓楠。

他竟然真的没有死！

他已经被埋葬了，死了的人会复活？

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。

童梓楠冷声道：“田老弟，现在你满意了？”

说着，又戴上蒙面巾。

田宏武情绪激荡如潮，对方的装束没有变，曾以“复仇者”的名义杀了“毒胆铁面”马森，自己被误会为“复仇者”，几乎被当作了活祭的牺牲，而后对方在古人坟约马森的妻子“冷血太君”，丧生在“血煞功”之下，是自己雇工收殓埋葬的，结果，赵二先生与“丙丁神”蔡铨刨墓开棺，发现是空棺。

他否认是真的“复仇者”，但事实显示他可能就是“复仇者”。

他是怎么？

他与“凤凰双侠”有什么了不起的渊源？

田宏武口唇颤动了半天，才吐出声音道：“余总管……哦！不，童老兄，你……”

童梓楠激声道：“田老弟，记住，余鼎新死，童梓楠也死了，江湖上再没有这两个名字。”

田宏武脱口道：“只剩下‘复仇者’？”

童梓楠道：“我不是‘复仇者’，我就是我，‘复仇者’在仇

未消，恨未灭之前，不会显露真面目的。”

田宏武按了按激动的情绪，道：“那在下该如何称呼……”

童梓楠道：“我比你痴长了几岁，用不着提名道姓，称老兄就可以了。”

话锋一顿，又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疑问尚多，你一定不明白不休，爽性告诉你，上次决斗，我用的是‘龟息大法’假作死亡，被埋后的第二晚，由‘复仇者’开坟，救我出土，再把坟墓复原，错不该在碑上添了字，招致对头起疑，而发生了刨坟的事。”

田宏武这才算完全明白过来，心念一转，道：“空棺的事如果传入‘冷血太君’之耳，又将如何？”

童梓楠道：“那只有等她找到头上再说了！”

田宏武忽地想起一件事来，道：“老兄认识‘影子人’这个人物么？”

童梓楠道：“没听说过！”

就在此刻，数声杳啼，遥遥破空传来，静夜中显得份外凄厉刺耳。

童梓楠突地道：“田老弟，你待在这里别走，我有事去去就来。”

说完，弹身掠去，只转眼工夫，便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。

基于江湖人特殊的感受，田宏武判断那数声杳啼是一种人为的暗号，很可能，发暗号的便是“复仇者”。

他有一种追去看个究竟的冲动，但转念一想，又打消了这念头，做事不能太绝，迫使童梓楠抖露了庐山真面目，已经嫌太过份了，不能再如此任意而行。

谜底，算揭开了一部分，但“复仇者”到底是谁，还是无